



# 未竟集

潘基礪文选

潘基礪 著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# 未 遗 集

——潘基礎诗文选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曹有鹏

未 遗 集

——潘基硕诗文选

潘基硕 著

\*
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，邮编：410005)

益阳宏图彩色印刷厂印刷

2004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10.75 插页：4

字数：258 000

ISBN7-5438-3811-7

I·390 定价：24.00元



## 作者简介

潘基磧，男，汉族，湖南宁乡人，1914年生，1938年武汉大学土木系毕业，从戎入航空委员会建筑处修建机场，后转公路工作。1949年8月起，历任长沙市城建局长、副市长、市人大副主任、湖南省人大专职副主任。毕生从事城市建设与环境保护工作。1998年离休。教授级高工，湖南省土建学会副理事长、科协荣誉委员、中南工业大学名誉教授、省社会主义学院院长、民革湖南省主委、民革中央委员、中央监委常委，他的名字、简历已列入英国剑桥世界人名录和美国名人传记中心。



## 序

接到老友潘基磬学长送来准备出版的诗文集，嘱为作序，其中一些我们学生时代闯荡校园的往事，立即把我（那时名李厚生）带回珞珈山。

我们是1934年秋考入武汉大学工学院的，他就读土木系，我就读机械系，都是当时的热门专业。我们都是湖南人，他是明德中学的，我是岳云中学的，两校都是有名的私立中学。一开始，我们在球场上混熟，他是篮、排、足球的中坚人物，我也算排球、足球的校队队员。入校时我才17岁，一旦离开长沙，不再受母亲的严管，便如脱缰之马，什么事都敢干。老友写到一事是在大课堂上用漫画揶揄女同学，羞得她面红耳赤，惹得全堂哄笑，连讲台上的教授也忍俊不禁，这一“杰作”马上传开，说这厚生小子（同学对我的昵称）真有几手。

1936年北京“一二·九”学生运动开始，武汉大学当局当然最怕受到传染。我立即将在北京参加学运的中学同学来信，写成大字报张贴，号召同学们起来响应，把一直以读书认真、闻名全国的武大闹个天翻地覆。随后我就基本不读书了，管武汉秘密学联的活动，还组织自发党。母亲知道我的“危险”情况，特从长沙来监管我。学校当局也找我们几



人谈话,发出警告,说我们中我被政府当局监视,有特务跟踪。于是逼得我毅然弃学别亲,于1937年5月来到北平,接上了党的关系,成为一个职业的革命家了。事过70年,现在能为揭我老底的老朋友诗文集作序,可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

1949年我从东北南下,分配到湖南省委,来到和平起义的长沙,不期然遇见了基磧老兄,阔别十多年,又是战火纷飞的年代,故人无恙,内心的喜悦,相对难以言表。不久他被任命负责长沙城市建设。我则于1952年调北京工作,几十年中,不论顺境逆境,总还是关心故乡的。记得1985年5月一个晚上,看到湖南电视台节目,突然看到故人站在高楼上,随着镜头,指点群楼大厦,道路园林,神采奕奕,侃侃而谈。不由得使人意识到1938年长沙文夕大火的惨状,1949年我来到长沙还是断瓦残垣,凄凉满目。后来写了一首七绝送给他,“荧屏喜见故人来,一曲乡情动远怀,广厦万间劳擘划,吾兄此日展长才”,后在《龙胆紫集》新编上略有改动。基磧兄夸奖此诗如行云流水、情景交融,至今还挂在书房内,说见诗如见人,也想到自己的雪泥鸿爪。

文集中有许多篇写“吾兄展长才”,一生勤劳,没有离开自己的土建专业:修路、架桥、供水、建房,直到城市规划。20世纪50年代初即提出长沙、湘潭、株洲三市合一的远景,地理环境、湖湘文化、经济拓展、科教实力,其综合效益任何城市难与伦比。因此,其中有篇文章的题目为《四十七年情结》。晚年特关心《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城市建设》,为此从理论到实际,有万言《讲课提纲》。最令人动心的是,有关国民

幸福与快乐需求的《保护环境,开发旅游》,其中有一篇近两万字的《景观规划构思与欣赏》论说文:从古到今,从文化旧迹景观绿化,从山岳到河湖,从天然到人工,从人文到地理,从大园到小品,从缆索到楹联,生动而细致地道来。此文写于1982年,作者说:国内多处刊载传诵。其中还有用化学公式谈《我国城市污水处理方向》的讲稿。基磧兄曾长期主持过长沙市城建局的工作,还有两篇文章写有关工作中的失落,坦言建设成就,大家看在眼里,不需多作闲笔,惟有失落,耗费资财,达不到预期效果,自己不写,别人不便写,后人怎么知道以此为戒呢?失落能自报家门,公之于世,我认为这种精神是特别可贵的,我们直到现在的习惯,还是长于报喜不报忧啊!

看完这体诗文集,才知道基磧兄的古汉语根底很深,不仅长于诗词,写的碑、记、志等都用文言。特别是那篇《白沙井公园记》,写得有理有据,绘色形声,难怪被赞誉一时。以60年婚姻经历写的《欢度钻石婚》,受难时《如何使心态平衡》等文章,证明他诚信为人,平衡心态,蕴含着做人益寿的道理,都能给人以启迪。

这本文集给我总的印象是: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。基磧兄可说一生贯穿了这种统一的精神,否则也写不出这样的文章和诗词。不论为人和做事,治国和办学,都离不开这种统一的精神。回首1949年以来我们走过的道路,所经历的坎坷曲折,直到“文革”十年浩劫,难道不正是缺乏这两种精神吗?不正是这两种精神都出了问题吗?这是我的一点感想,就不多说了。



20世纪80年代我出差长沙时，老友把写的诗给我看，有似于我的经历，是“文革”被放逐农村、晚上无事引发的兴趣。他自问是个没有念过真经的和尚，一旦附庸风雅，与一些老先生、老教授唱酬，或应约登报，最怕地是错这错那伤张犯李，所以特别谨慎以之应景的多。我看并不尽然，如悼彭总的两首七律，叙事真实、对仗工稳，有对过往的褒贬，对今者的企望。所作的词很有词腔，有的还学婉约派，如《钗头凤》春游拾穗，《南歌子》贺两老友再婚，《卜算子》赠某委员演《玉堂春》等。元旦试笔的词，借用生肖喻时序更替，把纪年写活了，如送牛年、迎虎年，用“夕照归牛、林醺跃虎”，企望来年有虎的威力，震慑与清除腐败，写法别具一格。《七十自寿词》，以“文革”之后政坛还隐藏派性、猜疑，借自励，以励当时的人和事，共奋劫后的中兴，足证他对国事是个有心人，这些都值得读者琢磨玩味。所作楹联，不斤斤计较于平仄，但重气势，重神韵，重意境，认为长沙岳麓书院的门联，“惟楚有材，于斯为盛”，气势之盛，无与伦比，成为湘人的骄傲，常被引用为荣。为岳麓山盆景园题的门联，“小中见大，形外有神”，意境深厚。还为湖南不少旅游区题匾配联，原则是：匾以命名，联以壮景，可作游者欣赏的向导。

基磻兄今年已90岁，说本来无意出书，诗文散失了不少，这次既是翻陈，也有回忆，煞费工夫，可算是个老骥。我们年轻时在一起上课，一起打球，现在90岁的出书，88岁的作序，我当然乐意为之，这恐怕是前无古人吧！

李 锐

2004年5月20日

## 自序

出本书,我从来没有这个念头,几十年来自己写的,在集会、学会上讲,别人记录整理返回的,或对某些现象有看法,一时兴起,以诗文投之报刊的,早有自知之明,不是什么宏文说论,没有留下来的价值,所以无文可以出书,写回忆录吧,年老力衰,更无此雄心壮志。如果有遗憾,一句话归总叫做:“少壮不努力,老大徒伤悲。”

关心我的好友、同事,有时问我、督促我,长期不见动静,我不得不以实相告,学工程的人,做工程的事,做的都在大家眼下。有什么可写的呢?至于诗词楹联,应时、应景的多,纵然偶有新意,但我是个没有念过真经的和尚,这里怕“失对、失粘”,那里怕“合掌走韵”,与其贻笑大方,不如孤芳自赏,稳当得多。友人却大不以为然,哪有那么多顾虑,哪有那么多惊世骇俗的宏文说论,那么求全,谁也不肯写东西了。特别诗词,哪些不能挑出点毛病,如“蝉噪林愈静,鸟鸣山更幽”,去过深山幽谷的人,都会深有体会,应该承认是名句了,然而有人却批评它“合掌”。最近报载有些生物学者,到三峡高山密林中找猿(长臂猿)的踪迹,据说是根据李白的诗“两岸猿声啼不住,轻舟已过万重山”与“猿猱欲渡愁攀援”等句,由此认定“猿”甚至长臂猿,我国古已有之,不过

未被发现而已。其实，他们上了李白的当，“猿”在这两句中是诗作者的用词造句的需要，并不是李白在“轻舟已过万重山”的惊涛骇浪中，已作出了物种鉴别。毛泽东的诗“已是悬崖百丈冰”，具体用现在度量衡换算一下，足有三百多米厚，这些都是诗人的夸张、形声、绘色，不是你们做工程设计，要那么丝丝入扣。其实友人说的这些诗的情意，我并不是一无所知，这却恰恰不是我的长处。比之方家，就不免自惭形秽了，特别是近年来出版的回忆录、记叙等已蔚为时尚。确实内容翔实，行云流水，动辄数十万言，我就更不敢随乐起舞了。但听了友人的这番话，虽不是豁然开朗，却也少了些前怕狼后怕虎的情绪。于是将友人的说道，商之于内子王开琼，谁知她的积极性比我高得多，她曾是学统计的，文字功夫，博闻强记，远甚于我，我记不出的字，在查字典之前，往往问她，她谦逊地说：“问道于盲乎？”我说：“就有道而正也。”有了这个帮手，才下决心来这场“混合双打”，她从束之高阁的书刊中、故纸堆中仔细盘点，我则回忆一些可点可记的事，一生有遗憾的事，特别是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被放逐原籍4年，我以漏网地主兼右派的身份，伤痛缠绵，工资被扣，劳役又加身，人生已进入生死的殿堂，我是如何走出来，还被广大社员视为亲人，而不忍我离开的经历，其中有诸多做人与处世的经验，虽已隔三十多年，回忆起来，犹历历在目，更加有时回乡核对记忆，村民如亲人回来了一样接待我，所以写来较易较详，特为另辟一章，更为醒目。经过半年多的时间，搜寻与撰写并举，由于文字内容，出自不同时间与针对不同对象，文体有时用古文，有时用白话文，甚

至两者夹杂,而且个别内容前后重复。再加上诗词、联对,真是杂碎满篮,自是浅陋且舛误难免,望读者多予体谅赐教是幸。

潘基碩

2003年12月于长沙



感谢我贤淑而慈祥的夫人王开琼女士



◀1933 年明德中学毕业照。



▼几位武汉大学出席华中运动会的运动员。左一叶自伟,左三李昇震两人均已谢世,左二石秀夫后更名刘清,曾任六机部副部长,左四为作者,时年 20 岁。

▲1939 年摄于贵阳花溪。





▲人到中年,摄于长沙烈士公园。



►我进90岁,开  
琼82岁合影。





▲20 世纪八九十年代，祖坟多处被盗，其状惨不忍睹，遂依乡俗修复。父母佳城，以父系火葬，母系改葬，知其无长物，得以幸免。1997 年两妹千里专程拜悼，以尽孝心，摄于父母坟前。



▲温故而知新，笔耕之未可辍也。摄于 1996 年夏。



▲第二代：右一潘抑洪，高级工程师，省计算机厂副厂长；右三潘一之，工程师；右五潘兆文，副主任医师；右六潘坚，总会计师。

► 1986 年春节，小孙女潘扬为我拜年，时不到 3 岁，流年逝水，2004 年她已获武汉大学双学士学位，并被北京大学录取计算机专业硕士研究生。

